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四十二回 田氏改裝雙珠入掌 洪文落職千里傳書

長卿道：「莫非大小姐病勢有甚變頭麼？」鄧升道：「不是，大小姐今日聞說又健旺些。是老爺有甚要緊事，急待洪老爺去商量，站在三堂上立等，一刻也緩不得哩！」長卿笑道：「敢是有甚前程干礙？這也是極平常事，何至如此！遂起身告辭。鄧升吩咐轎夫，加力飛跑，自己跨馬，連加幾鞭，先趕入城稟報。長卿被這幾個轎夫亂跌亂撞的顛入縣來，任公接住，扯進內書房，低聲說道：「賢姪出衙後，即得一信，朝廷因粵西蕩平，祭告天地，採選童女，歌舞侑神。每省差內監二名，督司其事，不日就要出京。大小女雖議受定，而素臣豈能即歸？二小女亦未字人。急切之中，如何是好？」長卿道：「郊祀何用女子？歌舞數亦無多，怎便差人往各省採選？這是敝衙門專司之事，小姪若在京中，必為飛章諫阻。世妹，幼者既未字人，當從權於此地縉紳之家，擇一佳婿。長者已稟知文伯母，於十九日行聘矣。已字之女，也可選去侑神麼？老伯但請放心！」任公著急道：「老姪怎說這樣迂闊話兒？皇上托名侑神，其實聽番僧邪說，要彩美女做鼎爐，學天魔之舞，起無遮大會，供養那些活佛哩！旨意是：各省官民，凡有女，年十三歲以上，二十歲以下，不論已字未字，但未出嫁者，俱送官採選，違者即以蔑旨論哩。」

長卿長歎道：「番僧流禍，一至於此，素臣聞之，當發上衝冠矣！」任公道：「老夫因沒主意，急待老姪設策，怎專講閒話，不發一謀？」長卿道：「定靜安慮，一些也凌躐不得！小姪被轎夫顛壞了，須定一定心，靜坐一會，才好發想；老伯若再催逼，便無從想起了！」任公沒法，唯唯入內，只見任夫人母女哭做一處。任公道：「不是哭泣的事，夫人平日極有智謀，怎今日就策劃不出一個妙計來？」任夫人道：「這事實是沒法，文郎遠隔數千里，何能插翅飛回？素文這等才貌，豈堪配以庸流？如今倉卒之中，連庸流也沒處擇起！你叫我有甚策劃？你現任做官，衙中耳目眾多，逃又逃不去，詐死又詐不來，假說嫁過又假不得，你叫我有甚策劃？天啊，除非林天淵，他便是出名的女天罡，敢有甚妙法兒？」

任公蹙着眉頭，復走出問長卿，長卿搖頭道：「不中用，不中用，如今只得要求救兵了！」任公茫然，問：「求甚救兵？」長卿道：「文伯母知幾遠行，料事如神，小姪自揣萬萬不及；今以此事稟之，或有妙算，故說是求救兵了。」任公沉吟道：「這事原關係兩家，本該通知，就煩老姪一行。但須慎密，不露風聲才好！」長卿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因復到西莊，密告古心。古心大驚，忙去稟知水夫人。水夫人呆想一會，也自沒法。阮氏道：「媳婦倒有一計，只消二孀男扮，娶了任小姐來家，便可免採選之禍。」水夫人沉吟道：「此殊非禮，但別無良法，奈何？」古心道：「此事關係不小，望母親從權行之。一面行定，一面令弟婦改裝，將未、任兩小姐雙娶過門。我們初搬此間，外人不識深淺，料無妨礙。弟婦只須在門內改裝，更不致有破綻。媳婦之言，似屬可聽。」水夫人一時沒有主意，只得允了。古心忙出外述知。長卿大喜，即上馬加鞭，趕至縣中回復，任公夫婦及湘靈俱大喜。

長卿見日尚未落，復上馬飛奔未家來。鸞吹是預先準備下的，長卿一到，洪儒即出迎接，茶點酒席，流水的搬將上來。長卿留心把洪儒細看，見他禮貌雖不甚嫻習，應對雖不甚文雅，卻是豐頤厚背，饒有福相，出聲重而不濁，遲而不蹇，且年紀正與素文相當，因叫未能到半邊，附耳把採選舞女及水夫人策劃改裝雙娶之事說知：「再縣中第二位小姐與你家公子年紀相當。我的主意，要撮合為婚，你可一併轉達；你家公子尚在制中，不妨行權入贅，使服滿後成婚可也。」未能即入轉稟，鸞吹呆了道：「怎有這等事？二小姐之事不消說，是遵文太夫人之命。大相公得配任家二小姐，更是過望之事；行權入贅，服滿成婚，一聽洪老爺主張便了。」說罷，登時蹙損雙娥，愀然不樂。

素娥因避嫌疑，未能進來，即退入裡間房裡，卻偷眼看著外面，見鸞吹恁般面色，心中疑惑，暗付：若得素文為姑嫂，是最好的事，怎反不樂？正在猜疑，忽然想起道：「是呀！」因出向鸞吹道：「姐姐，事不宜遲，姐夫那邊，也要從權先過門去，俟服滿成婚的了。」鸞吹脹紅了臉，答不出來。素娥道：「這是生死關頭，姐姐怎作此兒女之態？」鸞吹只得說道：「爹爹靈柩在堂，無人照管，過門是斷斷不能的。」素娥失聲道：「啊呀，姐姐，沒有別法，只得要姐夫入贅的了！」鸞吹更不言語。素娥便吩咐未能，待洪老爺起身，速去通知東方老爺。未能應諾，先將鸞吹之言，回復長卿。長卿回到縣中，將洪儒相貌聲音，俱合富貴之格，要替素文作伐之事說知。任公夫婦本不情願，因信長卿說有後福，心便惑了；且年紀門戶，俱屬相當，又與素臣瓜葛，急切中也是難得，便應允了。素文平日甚鄙其人，且滿心欲嫁一個風流才子，那裡把洪儒看得入眼。一則父母之命，不可違背；二則鸞吹姊妹常說起洪儒改行；三則聽信長卿之言；四則喜與鸞吹等相聚；五則月下老人赤繩係定，也就逆來順受了。任公擇日，只有二十日是大周堂，二十二是小周堂；因恐遲遲有變，就擇了二十二日。東方僑卻正擇的是二十五日令東方旭進京會試；便主張十九日下定，二十二日入贅，二十五日進京，俟服滿成婚。文、未兩家，都怕遲誤，俱准了十九、二十二兩日。

東方宦家豪富，作事頗易。任公現任，一贅一嫁，也覺寬然。水夫人料理兩媳進門，還不打緊。只有未家，一男二女，嫁的嫁，贅的贅，單靠著未能一人，如何料理？水夫人只得把家中之事，交與古心夫婦，自己卻反入城，照管未家之事，直待東方旭招進門來，未洪儒放入縣去，然後乘轎，押在素娥轎後，到西莊來。湘靈小姐做房在水夫人裡間，素娥做房在田氏裡間。是晚要遮掩外人耳目，田氏只得穿帶素臣衣巾，腳下多將裹腳布纏裹，著一雙小小烏靴，打扮得如潘安、宋玉一般。司禮樂工諸色執事人等，暗暗議論：怪是兩位千金小姐，肯雙嫁這孫相公，原來有這等相貌，真是人中之寶！新郎新人拜過花燭，就是冰弦和晴霞交拜。這卻為何？

原因晴霞聰巧異常，天性善畫，湘靈繡作，都是他憑空結撰，一時雙絕，與湘靈寸步不離，知心著力；兼以容貌頗佳，任公夫婦怕被採選，故通知水夫人，把冰弦改裝，將晴霞配作一對小當房。眾人不知就裡，更加稱賞。

田氏坐床撒帳以後，諸色人等都向前廳酒飯，心裡一塊石頭，方才落地。阮氏笑道：「怪道古來有女扮男裝的事，二孀帶起頭巾，穿起袍服，儼然一個美男子，那裡看得出真假！」田氏道：「真的，那裡假得來？休說作揖起倒，有許多不便，只那一步路兒，才是難走，那雙腳在靴裡划來划去，好不怕人哩！」冰弦道：「別的不打緊，只這臉兒沒處放，虧著從沒出外見過人，只紫函、秋香姐們幾雙眼睛，就是利害，若認得莊上幾個人，便再假不成哩！」水夫人道：「為人當步步踏著實地，不可弄一毫玄虛；前日百忙中，誤聽大媳之言，為此行險僥倖之計，累我提心吊膽，夢寐不寧！我自幼隨父遠任，出嫁後在京在外，頻年宦海，受過多少舟車險阻，歷過多少仕途傾軋；卻自信以禮，自守以正，都覺處之泰然，從沒這番驚疑恐懼！聖人說：『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』誠不誣也！」素娥除下紅兜兒來，拜見水夫人。水夫人道：「古者三月廟見，然後成婦；俗禮以三日代之。但此番舉動，原屬權宜之計；玉佳回來，當另結花燭，倒是今日見禮為是。」

湘靈便也除去紅兜與素娥一同拜見。次及阮氏，水夫人主張，行了小禮。次及田氏，兩人俱跪下去。田氏道：「方才交拜就算了！」忙去攙扶，卻一手只挽住了素娥。冰弦搶上一步，來扯湘靈。湘靈瞥見，嚇得冷汗直淋，灑脫袖子，三兩步跑進裡間，奔上床去，喘息不已。水夫人道：「三小且敢是錯認了也，這是冰弦丫鬟，改扮著配你家晴霞的。」湘靈方才明白。只是病未復原，勉強支撐，勞苦已極，被這一嚇，把身子登時軟化，竟掙扎不起。水夫人道：「他身子乏極了，快些伏侍他睡罷。有粥湯沒有？」晴霞答應：「備有參湯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更好，快斟上去。」冰弦卸去衣帽，脫去皂靴，擎著迎花紅燭，向晴霞將參湯送上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三小姐，看冰弦還是女人，是男人呢？」這水夫人及冰弦緣何稱湘靈為三小姐？因素臣未回，依時俗童養之例，稱素娥為二小姐，湘靈為三小姐；璇姑年長，定約在先，特空大小姐名目待之：原是水夫人定下的。湘靈看冰弦一眼，微微而笑。田氏已卸去男裝，抱過小孩哺乳。素娥問：「取甚乳名？」田氏道：「婆婆取的，叫做龍郎。」素娥道：「子年子月俱屬水，水歸冬旺，龍得水，則飛騰變化，不可方物，真佳名也！」水夫人等團圓家宴，湘靈不能與席，自在房中，替素文擔著鬼胎。

那知任公是日接進洪儒，仔細估看，卻反喜出望外！你道為何？俗語道的好：「相隨心轉。」又道：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」

」洪儒春間溺於賭博，饑飽失時，寒暖無節，形容枯槁；所交匪人，氣度窘迫；兼在公堂之上，畏刑懼罪，俯首乞憐，那種情形，委實難看！後來反邪歸正，聽著鸞吹教訓，溫習舊業，心安體閒，便覺移氣養體，與前鼠跡獐形大不同了。這日穿著華麗，喜溢眉宇，任公見過他向日醜態，便如改頭換面一般，三分相貌，便已看作十分，所以大喜過望！正是：

昔為階下囚，今為座上客；同是此一人，形容竟各別。

任夫人及素文小姐也只認是醜陋之相；今見洪儒大耳豐頤，紅唇白面，也就轉憂為喜。更喜洪儒一味謙順老實，任公夫婦日漸憐愛，素文倚恃才貌之念，也日漸減損。任公因其尚在制中，不令與素文同宿。洪儒也守規蹈矩，不生他想。只苦了素文，情竇已開，日間滾得火熱，到夜便要分開，獨擁寒衾，好生難過！直過十日半月之後，竟自做成了例，日聚夜散，並不為難了！看官們要知道，素文雖是動情，年紀尚小；湘靈、素娥年長情多，卻明就假局，只如過繼人家做女兒一般，更是心無雜念。

只有東方旭、鸞吹夫婦二人，一個文章魁首，一個仕女班頭，年已破瓜，容俱絕麗，聰明透骨，才藻驚人，天生這一對美滿姻緣，剛湊著洞房花燭，就是魯男再出，柳下更生，也講不得閉門不納，坐懷不亂了！豈知合巹以後，東方始升將紅巾挑起，見鸞吹果然天姿絕世，國色無雙，心中大喜；卻是滿面愁容，淚如雨下，又不覺猛吃一驚！丫鬟在旁說道：「家小姐因在制中，權就花燭，肝腸寸裂，悲痛難堪，自十九日下定起至今，水米不沾，哭泣未止。不特難薦枕席，即同室起居，亦所不能！特命賤婢稟知，請貴人自宿此房，容小姐仍歸內室。倘能相諒，感德無窮；如其不然，誓以死守！」始升肅然起敬道：「卑人素知小姐賢孝，果然名不虛傳！夫婦人倫之始，親喪天地之經；小姐係巾幗女流，尚知守禮；卑人乃鬚眉男子，豈敢敗常？謹遵此約，分室而居便了。」鸞吹一向懷著鬼胎，恐始升強行非禮；今聞此侃侃之談，登時改變愁顏，收淚拜謝道：「君子之心，真如青天白日；賤妾之感，不啻刻骨銘心矣！」始升還禮不迭，說道：「晚間雖不同房，日間似可同室；卑人於二十五日，即當長行，這三兩日內，當與小姐略盡鴻案相莊之事，不識能俯從否？」鸞吹道：「既容賤妾守禮，日間同室，自當仰遵；但願君子敬而不侮，莊而不謔耳！」始升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當夜，鸞吹仍歸內房宿歇。

次日出來，夫婦兩人不拘俗套，竟你問我答，講此家常，說些經史，談些詩文，臧否些人物，不覺議論到素臣身上。始升道：「此人乃當今第一奇男子，可惜前在尊府，因避嫌沒來拜見。小姐與之周旋最久，其性情學術，可得詳言之否？」鸞吹道：「他的學問淵深，性量宏遠，賤妾無從窺其一二。只就他救小婦之難，不欺暗室；赴良友之急，不恤性命；請尚方之劍，不避鼎鑊；也就是古今來有數的人物了！」因把湖上週旋，及聞長卿病重，徒步入京之事，約略述知。始升嘖嘖稱歎道：「卑人只知他直言極諫，及與令妹同床不亂之事，不知其友誼之篤，兼與小姐尚有許多委曲。卑人設身處地，若遇此等人，受其救命之恩，又有嫌疑之跡，必當委身事之，不如小姐之忽然矣！」因提筆取紙，寫出幾句道：

當年貴主惜微軀，宛轉相從鍾大夫；

漫道使君家有婦，可知妾不比羅敷。

鸞吹看了，也把筆於紙後寫著幾句，始升接過看時，見是：

千金一刻欲捐軀，落落難求大丈夫；

古廟三更心鐵石，使君當日是羅敷。

始升道：「原來小姐也曾俯就他來？」鸞吹因把當日苦情，願為小星，及素臣一番侃侃正論，述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先父因愛他才品不過，雖知已娶，欲為兩全；轉是賤妾把他心事表明，方才中止的。」始升太息道：「文素臣之砥節，岳父之愛才，小姐之始於感恩，而終於守正，均非易及！素臣言：鍾建無妻，而愚兄有室。這是他托詞；鍾建豈必無妻？素臣何妨有室？遇美色於密室，已難全節；況小姐以苦情相訴，願為小星，而能漠不動心，此真人傑也！我始升甘拜下風矣！只可惜遠隔山川，瓜期無定，不知何日方能一識荊州耳？」鸞吹道：「恩兄雖未得見；恩兄之母，現在咫尺，郎君欲一見否？」始升驚喜道：「怎素臣之母倒在此處？不得見君子，得見君子之母，亦尋源溯本之道。況此等正人，其母必非庸女子，拜見固慚鄙願；但恐非親非故，未便冒昧耳！」鸞吹道：「妾因受恩兄救命之恩，全節之德，已認為親兄；前見伯母，即拜為親母矣。非是母，不能生是兄；郎君若一見吾母，當勝讀十年書也！」因把水夫人先見，與古心避難來此，自己拜為親母，及聞其議論，心胸頓開茅塞，並長卿作伐，將湘靈、素娥雙嫁素臣之事，備細說知。始升大喜道：「此等人，雖為之執鞭，所欣慕焉！今乃得與為郎舅，何快如之？其母既為卿母，即卑人之岳母也；況如此賢母，而不可不見乎？明日與汝回家，拜見翁姑，即當同往拜謁，並見古心。此時兩腋颼颼，此前日僥倖一第之喜，覺勝百倍矣！至你令妹，曾與素臣同床數月，前聞許配孫姓，正自疑不可解；原來有這許多緣故，真奇聞也！」鸞吹向日只知道始升博學能文，風流爾雅，不知他心術如何？今見其守禮不佻，兼之好善若渴，私心喜幸，不比尋常！兩人互相敬愛，如對名師良友，迥非閨房昵愛，伉儷私情可比了！正是：

巢居鳩婦終嫌拙，隊逐鴉夫太覺凶；

水面鴛鴦鎮遊戲，不如鸞鳳奏和雍。

始升拜見水夫人，如仰泰山而觀滄海，益信鸞吹之言不謬！並由古心而得見長卿，遂定傾蓋之交。始升懊悔，已約定本邑公車，不得與長卿作伴。長卿也等不及念五日，即於廿四這日起身進京。封了一兩銀子，托任公賞那晏公廟廟祝。領了水夫人書札，曉行夜宿，走了二十餘日，進了北直地面。早已轟動了各府縣城市鄉村，家家嫁娶，日日婚姻，真個饑不擇食，寒不擇衣，正不知多少美女，配了丑夫，老夫進了少女！便看著那些闖人內侍，絡繹道途，馳驛乘傳，前呵後擁，人裝鬼臉，狐假虎威，不勝長歎！

直至歲底，才進都門，傍晚到家，知道本寺堂官，特參長卿假滿不銷，失誤郊天大祝，奉旨革職了。洪年氣憤道：「舊規放假兩月，有一個月餘限，限滿不銷，還有在途雨雪，守風阻險，因病延遲諸般情節，可以聲說；怎正限才滿，就參起來？就是參處，也不過罰俸處分，怎有革職的事？老爺明日到本衙門具呈，看他如何回答？再不，往都察院衙門具揭，老奴拚這條性命，便去擊鼓聲冤，也顧不得了！」長卿笑道：「甚麼大事，有何冤屈，就這樣忙亂起來！前日文老爺在午門前候旨處斬，沒見他動一點聲色，你也跟在那裡，親眼見過的，休得講這些閒話！途中雨雪連綿，文太夫人的書信若打濕了，不是當玩的，快拿出來看看。無官一身輕，正好安心去遼東走遭。趙老爺也久不會了，更是一舉兩得之事！」長卿之妻白夫人道：「那裡為銷假遲了！這還是四五月裡種的禍根，斬直那廝因相公托病辭他，就記了恨；後來又知道相公與文伯伯相好，前番又住在我家，恨上加恨，才吩咐堂上官參了。內閣迎合他，也只掇得降級。是那廝票出中旨，竟革了職。三四日前，袁老伯從貴州回來，抱著不平，要出揭帖到吏禮兩科去，說我們衙門變亂成例，減屬媚權。妾身想起，朝政濁亂如此，幾個有氣骨的人，那裡還容得下？當不起辭了甜桃，反吃苦李，我們這樣下場，算是第一等了！如今拗著他的，不止竄逐，兼要坐贓，追比株連，酷於刑戮，還和他亂出什麼好處來！是妾身叫人去說轉了。聞得袁老伯早晚也要告休，不肯做官哩。」

長卿道：「夫人所見，正合下官之意！」洪年見主人、主母，都是一般主意，不敢再說，急將行李打開，拿出書來道：「老爺請收下，這外面的油紙，沒濕一點，裡面自然是乾的了。」長卿收好書信。次日，去看正齋，正齋已奉旨外調，告不得休了。長卿詢問別後諸事，正齋太息道：「時事真不可為矣！弟自六月出都，經過河南、湖廣，自常德府過去，到辰州、鎮遠等處，果然盜賊縱橫。就是沅城這邊，過了衛輝府湯陰、淇縣交界，及順德府過來，趙州、柏鄉交界，這樣近京之地，公然就有綠林，佔據山城水泊，四出剽掠。德州河下凶徒，明火執仗，劫奪宮女。天津衛大盜劫牢，殺死景王府長史家屬，至今無獲。前日郊祀告天，奏獻蕩平粵西功績，反把首功之人休致回去，刑賞顛倒若此！托名侑神，採選童女，騷擾天下；廣收進奉，搜羅珍異，以致賄賂公行；富民重足而立，貧民揭竿而起，將來不知何所底止！前日為吾兄之事，不勝憤激；如今想起來，真屬腐鼠矣！小弟此番出去，凶多吉少；然因畏禍而改柯易葉，性亦不能；得如吾兄與日兄罷職歸田，便是十分僥倖了！」長卿道：「首功之人，定是林土豪了！如何反行休致，請道其故？」正齋道：「粵西實未蕩平，賊首竄伏深峒，訛傳已死。監軍太監冒神功急於邀功，欲以蕩平奏報；土豪不

肯，要統兵深入。冒監便刻一疏，說土豪不戰，兵卒擄掠苗婦牲畜，與靳直關會，倒旨下來，將功折罪，姑免削職提問，把他休致回籍去了。」長卿扼腕道：「古人每歎烏盡弓藏；今並不俟烏盡，而先藏其弓，邊將解體矣！」正齋問長卿別後之事，知不日將往遼東，因長歎一聲道：「素兄已成大名，日兄亦得附驥尾而傳矣！我輩碌碌，其將奈何？」兩人別過，匆匆的過了歲事，正齋便出京赴任。

長卿便束裝望遼東來，走了三四站路，這一日，宿在沙河驛地方。只見店壁上龍蛇飛舞，寫著幾行大字，是：

南中桂影月娟娟，北地霜痕凍野田。  
正憶暮雲依膝下，忽看飛劍落燈前。  
魂驚白鶴雙雙墮，血灑黃龍點點鮮。  
漫道庖丁能導竅，一泓秋水最堪憐！

長卿認得是素臣筆跡，著驚道：「原來素臣至此便著驚恐，文伯母真如神之見也！」因問店家：「係何人所題？是幾月裡邊的事？」店家道：「說也怕人，這是彈王的一位老爺所題，他姓文，名白，南直隸吳江縣人氏。俺這裡南來北往，每日少也有百十人經過，那一個不知道他的好名兒，還有到過他家的哩。八月二十日晌午時候，這文老爺下俺店來，三更時分，半空裡落下兩個道士，一個和尚；那和尚一顆頭，敢有三四十斤重！他怎的與文老爺有仇，要來行刺；這文老爺又怎的先照住了他，一刀就剝下那一顆頭來。兩個道士，傷了一個，拿住了一個，不知怎的求告，就都放了去。累俺們地方上報官相驗，費了幾兩銀子，許多時日，方才了結。這文老爺冤家也多，一路廝殺將去，成百整千的人馬，都被他趕盡殺絕；撞著一條爛草繩兒，吃他絆倒了！可惜這樣好人，不得長在世上，老天也是沒眼睛的主子哩！」長卿大驚道：「你怎麼說？這文老爺怎的被人絆倒了？」那店家兩隻眼酸酸的，待要弔下淚來，說道：「幾百十強盜殺他不過，後來被三兩個土賊，趕入河內淹死了；這不是爛草繩絆倒了癩象嗎？」長卿吃這一驚，非同小可！正是：

冷水灌頭冰入骨，沸湯澆體火燒心。

總評：

長卿有定靜安慮大道，而至不中用；任夫人極有智謀，而毫無策劃；水夫人料事如神，而亦呆想設法；總逼出改裝一著也。以水夫人之秉禮，何肯為此苟且之計？故必四面逼寫，思路俱絕。阮氏之言文可入耳，古心之勸方可曲從。觀後水夫人自奏天子，以此為終身自訟之端，則知此回之四面逼寫，費良工若干苦心矣！書不易作，亦且易讀矣？「除非林天淵」一筆，如天外奇峰倒插而人，嵌伏之妙，巧奪天工矣！讀至五十六回兼通數學，六十二回女天罡數語，始知此處出名女天罡之妙，全以金針度人也。奇文化文！

鸞吹說到那裡，登時愀然不樂，非素娥慧心照出，令讀者茫然，無一入頭處也。而以素娥慧心照出，較別起爐灶者，巧笨死活，相去何如？才人筆墨之妙，半由意匠，豈虛語耶？

女扮男裝，田氏所怕在腳，冰弦所怕在臉；改裝之難，此一事實足盡之。綴以水夫人一段正論，於遊戲時當頭一棒，真有功名教之書！

冰弦搶扯湘靈，湘靈冷汗直淋；細緻極矣其靈便尤不可及！蓋此日三處花燭，不得不各為點敘。捆起這邊，且說那邊，係凡書通病，本書所斷斷不犯者。今就湘靈一嚇之便軟化在床，不能與席，既剔醒湘靈病後，兼省許多累墜；而自在房中替素文擔著鬼胎，便從空直提過任公一邊，豈非出神入化，絕世奇文？

從湘靈提過素文，靈妙極矣！從素文過文鸞吹，即在動情上閒論而人，既有變換，且並頂湘靈、素娥，尤為周匝也！視《水滸》等書之斷續無紀者，則相去奚啻上下床之別？

有鸞吹之賢孝，必宜配以東方之雅正；至其好善之誠，則尤鸞吹所愜心而滿願者。心吹於素臣，身心可並，性命可捐。使其夫與己異趣，便屬終身缺陷；今得如此同心，豈不大快？作者於好善若渴上特下「兼之」二字，此為皮裡陽秋。

洪年欲拼性命，而長卿笑其忙亂，指為閒話；與正齋欲出揭帖而白夫人反去說轉者，如出一轍。人人盡道休官好，林下何曾見一人？安得如長卿夫婦者，為仕途雪此恥乎？